

要闻

《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》获表决通过
低空飞行,飞得起也管得住

政已阅

■ 本报记者 蒋欣如

日前,《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》经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,将于今年10月起正式施行。从条例草案到正式出台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,是设置了“低空飞行促进”专章。

此前,《条例》一审草案使用的章节名称是“通用航空管理”,主要针对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,高度涵盖高空和低空。最终将其调整为“低空飞行促进”,焦点更集中,态度转变也很明显,要从“规范管理”转向“产业促进”。

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,正逐步迈向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。

去年底,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,首次增设的“发展促进”专章中,明确写入“低空经济”表述,标志着我国低

空经济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的关键转型。

今年初,“低空经济”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,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之一。与此同时,今年也被业内认为是低空经济从“制度框架构建期”迈向“项目落地启动期”的关键转折点。

国家法律定调,地方立法则更多地制宜重实效。

目前,浙江低空产业正处于“雨后春笋”般的爆发期。全省已有杭州余杭、宁波鄞州、温州文成+泰顺等11个省级低空经济“先飞区”试点,产业集聚效应初显,也倒逼省级层面必须尽快出台统一法治规范。

《条例》章节名称叫“低空飞行促进”而非“低空经济促进”,也有讲究。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,内容庞杂、涉及面广,通过专门立法促进其发展更为适宜。当前,浙江最需要关注的是低空飞行“飞得起”和“管得住”问题。也就是说,既要让各类应用场景真正落地,也要牢牢守住安全监管底线。

首先来说“飞得起”,即如何提供基础支撑并拓展应用场景。《条例》提出,县级以上政府

应将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相关规划,统筹布局起降场、测试场等物理空间。这能够从根本上解决“飞行器”无处起降的痛点。

在应用端,《条例》鼓励低空飞行在物流配送、应急救援、医疗救护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。浙江各级政府也被鼓励通过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手段,在公路巡查、海事巡检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使用低空飞行。这为企业创造了切实的市场需求。

特别是在拓展低空运输网络方面,《条例》强调要支持偏远山区、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。这高度契合了浙江“山海”并存的省情。事实上,浙江正推行低空经济“下乡”,成为全国首个系统性推动低空经济向农村延伸的省份。

在余杭,医疗航线能够高效转运药品等;在海岛舟山,跨海航线让海鲜1小时直达上海;而在文成和泰顺,山区载人飞行器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测试。科技平权成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路径。

通过地方立法,可以为这些试点提供明确指引,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规范化、规模化的应用场景,让新业态进入常态化运行。

产业繁荣的前提,是必须“管得住”。当过去静悄悄的低空变得热闹,无人机与有人机同域飞行、高密度穿梭,极易带来碰撞、坠落及公共安全隐患。

浙江打好了“软硬兼备”的监管底子。硬件方面不断夯实,杭州未来科技城构建了5G-A低空网络示范区,舟山海域投用了通感一体基站,为低空拉起一张高精度的“监测网”。

软件服务也同步跟上,《条例》要求依托全省统一的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,完善适飞空域公布、飞行计划管理、活动报批和动态监测等功能。借助该平台,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实时掌握飞行动态,精准强化航空安全监管。

低空经济振翅高飞,相比之下,保险服务有些追赶不及。为此,《条例》进一步明确,要求交通运输、金融监管等部门推动完善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制度。

低空经济要真正从“尝鲜”走向“常用”,需要稳定的制度预期。《条例》的出台,恰恰提供了这份底气:政府完善基础设施支撑,企业有底气拓展商业场景,公众确信头顶的安全有保障,各方才能真正放开手脚。

美丽中国浙江行

嘉兴秀洲王江泾镇退渔还湖“寻回”江南水乡
湖中荒岛变形记

本报讯(记者 郝馨怡 李莘 通讯员 薛一凡)下午5时,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琵琶岛上的日落俱乐部二楼,斜阳把整片水面染成金色,有人靠着玻璃看日落,有人举着手机拍照。远处,皮划艇在水面上穿梭。一楼大厅,几只长鼻浣熊摇头晃脑,几个孩子看得津津有味。

“以前几乎没人上岛,现在从早到晚都是人。”58岁的杨学文一边擦桌子一边感叹。她是日落俱乐部的保洁员,土生土长的王江泾人。琵琶岛静卧在京杭大运河与迳泗荡交汇处,因形似琵琶得名,离家她不过几步路。在她的记忆里,小时候岛上风景好得很,水鸟成群,鱼虾多得用手就能捧起来。

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为谋求经济发展,水面被一寸寸挤成了鱼塘。往日水草摇曳的湖荡,因高密度养殖和其他污染变得浑浊。

改变始于2013年。镇里下定决心要恢复江南水乡原本的面貌。退渔还湖、工业污染治理、生活污水截污纳管、湖荡清淤……一项项工程陆续上马。

最难啃的骨头在岛上。两户养殖户是几十年的老住户。镇村干部一趟趟上门,和他们算生态账、经济账,帮忙张罗新出路。终于,鱼塘填上了土,围网撤去了,水系重新打通。水草悄悄长了起来,水鸟试探着落脚,鱼虾也回来了。

生态环境好转后,镇里开始打造省级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。沿着大运河,大运河体育文化园、开森部落、千里集·运河文创园等项目陆续落地。可琵琶岛偏偏成了“难点”。

“琵琶岛250亩,距离嘉兴市区车程近40分钟,我们也对接过一些运营方,但他们不太看好岛上的发展前景。”王江泾镇度假区综合办公室主任沈涛回忆。

2024年,琵琶岛迎来了转机。一次偶然的登岛,嘉兴一家餐饮品牌的主理人李威和杭州一家商业管理企业的CEO金恕都被打动。“这样一个充满野趣的小岛,从上海、苏州开车过来只要一小时——这恰恰是大城市人需要的疗愈目的地。”两人很快达成共识,和镇里共同开启琵琶岛改造计划。

以“长三角生态疗愈岛”为核心定位,历经一年多打造,保留了原有湿地、草地与芦苇生态,梳理优化岛屿水系地貌,还种下一整片随季节生长的麦田。同时,因地制宜植入民宿、餐饮、水上运动、阅览空间等多元业态;各类动物朋友也陆续“登岛”。今年4月底,焕然一新的琵琶岛正式对外开放。

市场很快给出了回应。开岛不到一个月,总营收约200万元。社交媒体上,游客自

发推荐:“这是一个静谧的生态小岛,可以让人彻底放松。”除了散客,企业团建、商务活动也纷纷沓来。

上午在大运河体育文化园看比赛,下午登上琵琶岛撸萌宠看日落,晚上去开森部落玩耍——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这样的一日游路线。“五一”假期,省级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10.3万人次,几个点位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77.6%。

琵琶岛的热度,也悄然蔓延到了岸上,长虹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凯华越发忙碌。这几年,随着一个个文旅项目落地,长虹村和周边几个村抱团组建公司,仅琵琶岛就从各村招了几十人做保洁、保安,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工资。杨凯华说:“我们自己也在盘算,借着琵琶岛的光,继续丰富业态和服务项目,加强与周边景区、村落的联动,让村集体和村民的钱袋子都鼓起来。”



以“文”会友

本报记者 金思成
通讯员 吴峰宇 陈业摄

6月3日,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。本届展会设4500余个展位,汇聚1000余家国内外优质潮玩文具企业,规模创近年新高。

本报记者 金思成
通讯员 吴峰宇 陈业摄

(上接第一版)

答:我们能上客户关键是深耕再生环保面料优质赛道,依托优衣库等国际头部客户保障稳定盈利。当然,恰逢全球品牌绿色趋势明确,未来扩产研发成长空间清晰,这是多数传统纺织企业不具备的。上市成功,并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变厉害了,而是因为我们提前做了谋划。我们的那些大客户——优衣库、ZARA,他们十多年前就开始要求我们不能一直用原生材料,要转向再生。未来,可能要实现100%再生,供应商必须跟上。

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讲新质生产力,传统产业也被重新看见了。萧山区委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把福恩和人工智能放在一起讲,“没有夕阳的产业,只有懈怠的企业”。

穿衣是刚需,纺织产业不会消失,但是打法会改变。

“传统产业颠覆性创新,单靠一家企业做不成”

问:当初客户倒逼你们往绿色方向转型,是一个怎样的情境?

答:我们1997年创业的时候,做的就是传统化纤面料。那时候没人提“再生”“环保”这些词,就是埋头把布织好。大概2010年前后,国外客户来谈合作,提了一个要求:你们能不能做再生面料?

当时我们还不理解,想着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大改变,但不做就会失去订单,只能硬着头皮转型。所谓再生面料,就是把塑料瓶这种废弃物重新加工成纤维,再纺织成面料,从头到尾是一个很长的链条,光我们一家根本走不通。回收来的塑料瓶要经过清洗分拣、做成颗粒、制成切片,最后才能纺成纱线。纱线是我们做的,但前端所有环节都离不开供应商的配合。

而且客户对供应链有追溯要求,不仅验我们的厂,也要验

上游的厂。所以从一开始,这就是整条产业链的事。我们拉着上游企业一起从零开始摸索,一起成长。

其实谈到创新,有两类产业难度最大。一类是新兴产业,它们都是高精尖,必须紧跟创新脚步,一旦慢了就要被淘汰;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这些最传统的产业,发展历史长,创新空间已经很小了,要想实现颠覆性创新,单靠一家企业做不成,必须整条链一起动。

问:你们现在再生环保产品占比已经很高了,如果要在绿色创新上继续突破,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?

答:我们要往T2T(Textile-to-Textile)方向走——用废旧纺织品生产的新纤维,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。

问:之前是用回收塑料瓶做再生纤维,现在改用废旧纺织品(T2T),那成本会更低吗?

答:成本其实更高。塑料瓶成分单一,回收分解相对简单。废旧纺织品成分复杂,技术难度也更大。

问:成本不降反升,为什么还要往这个方向走?

答:这跟我们第一次绿色转型时的逻辑一样——要再一次先人一步。

绿色是大趋势。客户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,现在国外已经在着手相关研究和应用了。

废弃服装本身就是很大的一块污染源。如果能把这些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,变成新的纤维原料,这块市场潜力巨大。

现在碳达峰、碳中和也是国家战略,我们提前做好技术储备,到时候产业风口来了才能接得住。

“资本冷落的是落后产能,不是整个纺织行业”

问:上市之后,福恩站到了聚光灯下,但你也承认,资本市

场对纺织这类传统产业整体上是冷落的。作为三年里唯一的幸运儿,你怎么看这种“冷落”?

答:确实有同行跟我聊过。他们说,你们成功上市了,我们高兴,但心里也有种失落感——做了几十年,到头来资本市场都不看我们一眼。

这种失落感,我很熟悉。但我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。传统产业曾经辉煌过,支撑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,但现在,有那么多新兴产业冒出来,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。

这几年能活下来的,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。这些企业靠什么?不是靠曝光,而是靠实实在在的接订单。社会上关注度再高,它也不能给你带来订单,订单还是得自己出国去跑、去抢。

我觉得这种“冷落”是正常的,也是理性的。资本市场不是冷落纺织,是冷落没有技术、没有绿色、没有成长性的传统纺织。

福恩做的是再生环保面料,属于绿色新材料赛道,符合“双碳”和ESG(“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”理念)大趋势,大客户订单稳定、技术专利够硬。

所以不是行业不行,是企业发展模式要换、赛道要新、产品要升级。资本冷落的是落后产能,不是整个纺织行业;如果你能变成绿色科技型制造企业,资本市场自然会认可你。

问:你觉得现在像纺织等传统产业,最难的到底是什么?如何应对这些困难?

答:一方面,从国内纺织行业的角度,纺织行业是我国传统支柱性制造业之一,总体上产业链长、品类全、产能大,但行业集中度不高,竞争较为充分。同时,上游材料也在涨价,下游客户竞争也很激烈,会两面挤压。我们通过强化研发,创新设计等增加产品附加值,将上游部分成本进行转嫁,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。

另一方面,国际环境复杂多变,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我们去越南布局海外基地,既能贴近终端客户,又能抵御贸易政策变

“妈妈的味道”亮相
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

本报杭州6月3日讯(记者 王璐怡 通讯员 张子玥)3日,为期6天的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“味美浙江”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在武林广场落幕。省妇联携手全省11个设区市12家优秀“妈妈的味道”经营主体打造的共富市集展区,以独特的巾帼匠心,成为全场高人气展区之一。

据悉,本届服务消费季紧扣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主题,系统打造集体体验性、互动性、示范性于一体的沉浸式市集,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,设有300余个摊位。在琳琅满目的餐饮消费场景中,“妈妈的味道”共富市集展区以“走遍千山万水,最忆妈妈味道”为主题,精心呈现手工糕点、玉米饼、萝卜丝饼等来自全省各地的地道风物。每一道美食背后,都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,她们中有返乡创业的女大学生,有带领全村妇女共同致富的巾帼带头人,也有坚守传统手工艺数十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这些产品不仅承载着“家”的记忆,更展示着浙江女性以勤致富、以技立业的精神力量,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品尝、购买。

“妈妈的味道”品牌是省妇联服务中心大局、促进经济发展、支持妇女就业创业的重要抓手。近年来,省妇联联合多部门将其纳入各地消费促进政策,在“浙BA”“吴越杯”等赛事中场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促消费活动,并结合民俗节庆举办常态化市集。

“妈妈的味道”品牌是省妇联服务中心大局、促进经济发展、支持妇女就业创业的重要抓手。近年来,省妇联联合多部门将其纳入各地消费促进政策,在“浙BA”“吴越杯”等赛事中场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促消费活动,并结合民俗节庆举办常态化市集。

“妈妈的味道”品牌是省妇联服务中心大局、促进经济发展、支持妇女就业创业的重要抓手。近年来,省妇联联合多部门将其纳入各地消费促进政策,在“浙BA”“吴越杯”等赛事中场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促消费活动,并结合民俗节庆举办常态化市集。

浙川东西部协作优化县级结对关系

本报讯(记者 郑亚丽)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,根据国家“优化县级结对关系,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结对帮扶”的要求,浙江与四川的东西部协作结对县从68个调整为54个。其中,退出结对县16个、新增结对县2个,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。

自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,按照“一省对一省”原则,浙江对口帮扶四川。5年来,浙江累计向四川选派党政干部320名、专业技术人才6711人次,拨付财政资金170.9亿元,实施帮扶项目3373个。通过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协作,有效助力四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推进乡村振兴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。

数据显示,68个原结对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543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253亿元,年均增长8%;人均GDP从42225元提升至47524元,达到四川全省平均水平的73%。此外,四川全省累计实现132万脱贫人口务工就业,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由2021年的11062元增至2024年的14325元。

“按照‘大稳定、小调整’的原则,在尽量保持原结对关系稳定基础上,作最小幅度调整。”省发展改革委对口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,调整后,由经济强县担纲主力,部分山区海岛县退出结对关系。

退出结对并非意味着“一退了之”。据悉,为保障退出县平稳过渡,浙江专门设置了稳定期,其间帮扶工作和相关政策保持稳定。稳定期结束后,鼓励双方遵循资源互补、互利共赢原则,继续开展市场化合作。

中国(金华)—俄罗斯经贸洽谈会在莫斯科举行
产业联动 品牌出海

本报讯(记者 沈超 共享联盟·金华 杜晓萍)日前,中国(金华)—俄罗斯经贸洽谈会在莫斯科举行。双方80余家企业代表面对面开展招商推介,海外展销中心、脉链俄罗斯区域服务中心、公共品牌销售联盟等6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。

脉链集团深耕五金工具产业,与俄罗斯市场往来日益密切,但主要依靠传统代理商模式,出口规模小。“一方面,俄罗斯本地代理商库存积压,资金压力大;另一方面,中国工厂有产品但在俄罗斯市场缺品牌、渠道和售后服务。双方亟需一个全链条综合性服务平台。”脉链俄罗斯区域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晨煜说,区域服务中心集仓储物流、共享展厅、共享办公室、本地服务团队于一体,帮助中国工厂以更低成本、更快速度在俄罗斯打出品牌。

浙江浦江货郎先生工贸有限公司与基辅广场集团合作,共同建立并运营“货郎先生海外展销中心”。从1998年开设“两元店”到小商品超市、综合型百货超市,再到贸易公司,货郎先生董事长周建桥将业务拓展至智能物流、设计包装、家居百货生产销售等多个领域,将27大类、3万余个单品销售至美国、墨西哥、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。“我们看好俄罗斯市场前景,今后将在当地积极拓展品牌影响力,让更多金华好货、浙江好货‘卖全球’。”周建桥说。

金华制造业体系完备、轻工产品竞争力突出,俄罗斯资源丰富、市场需求旺盛,两地产业互补性强,近年来经贸合作持续升温。去年,金华与俄罗斯进出口总额达321.39亿元,较上年增长38.8%,覆盖五金机电、纺织服装、日用消费品、农产品、建材家居等众多领域。去年,“义新欧”莫斯科物流集散中心运营,构建起“境内集结+海外分拨”闭环物流体系,为跨境经贸合作架起了高效便捷的黄金通道。

动等风险,同时满足客户需求,实现产能与市场多元化布局。

问:你提到下游客户竞争也很激烈,这些年也确实看到ZARA等一些快时尚服装品牌在国内关店的新闻,这些对你有没有影响?

答:可以说品牌方采购是全球集采,独立运作,不受单一市场门店关闭影响。区域性关店是品牌的战略优化,对采购不造成影响,面料订单依旧稳定。

所以面料出口这块基本没受冲击。真正的压力还是上游成本涨、下游客户压价的两头挤压。但我们也没办法抱怨,不如向内深挖,提升生产效率、严控产品成本,强化精细化运营,从而降低公司整体成本。

问:这些年,企业一直稳健发展,现在上市了,募集到了更多资金,有什么打算?

答:还是要把握好节奏。我宁愿慢一点、稳一点。很多企业是扩张太快,现金流断了好死了。我们到越南办厂出海也好,到南通办企业往上游走也好,都是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往前走的。眼前的事,就是把募投项目扎扎实实推进落实好。我们慢慢走、走扎实,也能走得远、走得久。

最后,记者问了王内利一个问题:“你们算不算新质生产力?”她想了想说:“至少现在算,以后还要努力。”

采访结束,走出办公楼时,看到走廊墙上挂着一幅老照片—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萧山围垦,成千上万的人挑着土筐,在滩涂上排成一排排长队。

当年那些赤脚踩在淤泥里的人,大概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这片土地上会走出一条“沙地人”,把一家纺织企业带上深交所的殿堂台。

“沙地人”骨子里的东西,王内利没丢。